

造就故事(卷一)(倪柝聲)

1. **【若非這本書】** 有一個美國商人，到東方一個海島上去經商。他看見一個土人，坐著讀他本地的聖經。他就對這土人說：『這本書，在我美國已經不是時尚的了。』這土人就應說：『如果這本書，在我們這裡也不時尚，你就早已在我的肚子裡面了！』言時，以手指腹。真的，神的話能重生人的生命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

2. **【你知道這個作者麼】** 一個不信的人問一個女人說，為什麼緣故，她這樣敬重她的聖經。她答應說：『因為我知道，也愛慕那作者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3. **【一個爭辯】** 有一個傳道人，傳揚一個忠心的信息，論到罪人的刑罰。有一個反對者，第二天來見他，說：『我相信你我之中，有個小小的爭辯。』傳道人說：『甚麼爭辯？』反對者說：『甚麼！你說罪人要永遠受禍，我不贊成。』

傳道人就很冷靜的應說：『如果，不過就是這個，則你我之中，並沒有可爭之處。你若讀到馬太福音第廿五張四十六節：「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；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。」你就知道，這個爭辯是在乎你與主耶穌基督之間，我勸你快到那裡，與他解決。』『……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，要報應那不認識神，和那吧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。他們要受刑罰，就是永遠沉淪，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。』（帖後一：7~9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. **【母女】** 有一個母親和她的女兒，在一個海濱佈道所裡面，被人引到基督那裡。過了一兩日後，這個少女說：『哦！我的母親！我們豈不甚喜樂麼？我不知道，是為甚麼緣故？』不久母親就解釋說：『喜樂：因為我們的名在天上。』（路十：20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

6. **【祈禱還是讚美呢】** 有一個童子對他的同伴說：『約翰！你曾為你的得救事禱告否？』『芝美！不。我已經得救了。我現在因著我已得救了，我就要讚美神。』（看徒三：8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7. **【駐馬處】** 有一個酒鬼悔改之後，又犯前者所犯的罪。當他站在教會眾人面前時，他真是很慚愧、很懊悔。牧師就說，這人的跌倒，在他看來，並不奇怪。因為，一方面他雖然歡喜看見這人的悔改；但是，另一方面他也是很擔憂的，因為他看見這人好幾次進城時，仍是停馬於從前叫他犯罪的酒店前。『還遠避世俗的虛談。』（提後二：16）『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作。』（帖前五：22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8. **【主耶穌請進來】**有一個小孩子，因聽見人講啟示錄第三章廿節：『看哪！我站在門外叩門，』大受感動。一個主的工人，看見他難過，就喚他的名字對他說：『羅伯人站在你門外叩門，你要他進來，你怎樣作？』他說：『我對他說：「請進來！」』工人說：『那麼，你當對主耶穌說：「請進來」。』他就照樣作，就得救了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9. **【已裝得太好了】**有一個屬世的婦人，反對一個敬虔母親養育子女的法子，說：『你的兒女們，他日終不能在世界上站一地位。』母親就答應說：『不！他們已經得著太好的，不要那個了！』『我不能下去！』（尼六：3）應當在主裡教育兒女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10. **【趁著機會】**英國有一位出名的商人，名叫孫湯，他是一個很富足的輪船商。一日有一位傳道人向他募捐〔注：這本來不是好的。〕他就寫了一張十五金鎊〔每金鎊約合洋十元〕的銀行支票給他。那傳道人得此數目，真是歡喜。

忽然他的僕人進來，拿著一封信給他。孫湯是很仁慈的人，就請傳道人留下一下，看他的信到底有沒有甚麼好信息報給他聽。開信之後，他就對傳道人說：『先生請將那張支票還給我，讓我另換一張，因為我的船現在受了大虧，損失約在二萬金鎊之譜。你看這封信罷！』

這位傳道人就戰戰兢兢的接信一看，裡面說孫湯的船，已經完全覆沒，不特損失二萬鎊的現金而已。他沒法的，很憂愁的，將那十五金鎊的支票，交還給孫湯，以為他既遭這樣的損失，自然不得不少損一些。

孫湯就另寫一張支票給他。他一看，那支票所寫的是五十金鎊！他瞠目看著孫湯，不知所謂，以為有誤！孫湯告訴他說：『我的父神，既然決定收回他借給我的家業；我就當趕快，趁著這家業還是屬我的時候，奉獻給他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

11. **【獻子作工】**在美國有一位寡婦，只生了三個兒女。她們都到非洲去佈道，不久卻一一都死了。

一日，一位傳道人遇見她，就問她說：『你將你三個的兒女，都獻給神，作救人的工夫，現在都死了；你後悔不後悔？』她卻回答說：『我很後悔；因為我沒有第四個兒女，可以獻給神！』愛兒女比主更多的，不配作主的門徒（參太十：37）。一九二六年一月廿六日《基督人報》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12. **【得救立法】**有一個人深被聖靈所感動，心中渴想得救。但不知得救之法。他就問他的一位朋友說：『我應當怎樣作，才能得救？』

他的朋友正在非常忙碌辦事，就急答應他說：『從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六節的頭一個「都」字進去，從第二個「都」字出來，就得救了。』真的，他用信心接受這兩個『都』字的事實，就得救了。你得救了沒有？請用這個方法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

13. **【神答應禱告】**有一個小孩子，名叫亨利，年紀雖少，但是他卻知道神。他就告訴他的家人說：

我們無論向神求甚麼，他總是答應我們的。他斷沒有不答應我們的事。

他家裡的大人不相信，以為神有時答應我們的禱告，有時卻不答應。一次，大雨天，眾人就對亨理說：神若答應你所有的禱告，你何不去求神，叫明天不下雨呢？亨理說：『好，我禱告去。』明天仍然大雨滂沱。眾人就問亨理說：『神答應你的禱告麼？你看，天尚大雨！』亨理說：『神已經回答我了，他說：「不」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14.【基督身體】一位屬靈的教士，告訴我他自己的一段經歷。他說：他從前是在某宗派的裡面，受派作某教會學校的教員。他因為愛主的緣故，就特別在學生中作工夫，拯救未信者，造就已信者，主大祝福他的工作。大概就是因此，他的同工中人，就有妒忌他的。

後來，有一位竟當他所屬的宗派年會時控告他以許多罪名。年會的委員並不宣佈原告的姓名，也不說出他被告的原因，只派數人告訴他說：公會現在不要他了，請他整理行裝回英國——革退！

他聞知此事，如同半空霹靂，不知事從何來。他就要求那一班的委員說：他願意回國，不過他們應當告訴他，誰控告他，他被斥回國是因何罪。就是犯罪，也無不知罪案而上斷頭臺者。他們堅不肯告。

後來，他就將這事在禱告中交給神。因為刺激之大，不竟在主前痛哭流淚。他自知並無過犯足叫他被斥革的。他自思：此後他的名譽，此後他的人格，將受人若何的鄙笑。就自以為若非命委員會以案情相告，爭個水落石出，不休。越想到太大將來，驕傲的心就越使他不肯干休。

但是他在禱告中；好像看見了主，主就教訓他說：你是屬我的；那誣告你的也是屬我的。我是頭，你們倆都是我的肢體。看我的手：拇指受傷，與中指受傷，在我〔頭〕看來，究有何別？——都是叫我〔頭〕覺痛。是你受傷也好，是他受傷也好，總是叫我難過。你何必爭彼此呢？你何必要自己辯明，叫他蒙羞呢？你雖然脫離了誣枉，但我的痛苦豈不是一樣的麼？你何必自訴呢？我的孩子，安靜罷！將你的將來放在我的手中罷！

他就回國了；受了人許多的誤會和輕看，以為他在中國犯了不可告人的大罪！

今日他已又來福建作工約廿年了，從前與他同工的，早已無一留在中國了！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

15.【我的天父是車長】大約在十九世紀末後的時候，戴德生在美國聖路易城的某會堂裡主領好幾次極美好的聚會；那時，那會堂的牧師，就是可愛的白路克博士〔已故〕。

路城會畢之後，他快要往葉立內省的一個小村去；因為他被訂於某晚八點在彼主講。因此，他須趕搭早車〔火車〕，不然，恐怕來不及了。白牧師平生對於一切聚會的訂約是最謹慎的。所以他就預先吩咐了太大馬車夫早來等待。

所訂的時間到了，車夫還未到。因為尚有很多時間，他們就很放心地在那裡等著。等了好久，白牧師就放心不下，他就到街上雇了一輛馬車，與戴德生乘去。路上恰巧碰著那輛車。他們就換車，並且吩咐車夫快快的趕。白牧師定睛的時計上，頂怕趕不上火車。但戴德生卻是很寬懷，且冷靜地說：『我的天父是火車車長。我是為他作事。』

一到火車站，火車開去久了！並且，若不是等到晚上，那裡一定沒有第二班的火車開往。白牧師不免十分抱歉，但戴德生又告訴他說：『我的天父是火車車長。』

他們正出了售票處，忽然有個人跑到；對戴德生說：『哦！幾乎趕你不上了！我告訴你；神真用你使我得福呢！』那人一轉過身，就把一封信殼授戴德生，信封裡面存著七十五元的美金，且寫著『自用』等字樣。

戴德生就對白牧師說：『看哪！我的天父現在才把火車費給我呢？』白牧師愕然問說：『你還缺乏車費麼？怎麼不告訴了我呢？』他回答說：『我已經告訴了我的天父。』又繼續說：『一切錢款，若不是特別寫明是我自用的，我未曾用過。』

那時戴德生走近一個站在車旁的人，就問他說：『你知道這裡有別條路可以到葉立內的某村麼？』那人回答說：『這裡有火車快要開往葉立內省的春田城；又有從芝加哥的火車，要經過春田往那小村去。但芝加哥的火車必較葉立內的火車前一點鐘到春田！』戴德生聽了，卻篤信的說：『今天葉立內的火車必先到春田！』

所以，他就買了一張車票，上了票，他請白牧師放心，因為他的天父是車長。那天芝加哥的火車果然遲了一點鐘到春田，年半以來，這回遲到卻是頭一次的。戴德生就上了那車，好好的到了他的目的地，並沒有誤了開會的時刻。他就打電報與白牧師說：『我的天父才是火車車長！』

第二天，報紙上記載，有某火車遇險破裂的事情。那知那火車就是昨日戴德生所搭不及的！一九二六年三月《基督人報》一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16.【奇異的改變】巴敦初到新希不奔時，他是與食人的民族相處；這種人常食交戰時被擄的囚乎！巴敦說：『雖然如此，但不及卅年後，那從前食其仇人者，現在愛之，並能以耶穌基督介紹給他們，且與他們同到主聖餐桌前，彼此頂親密的相交通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17.【十字架的能力】赴北美洲，在一種印第安人中佈道的楊君說：『有個頂兇殘的酋長，因教士們的講道，就悔改而變成十分馴良。他仇恨神和仇恨人的心都被十字架的能力殺死了！』

一天，楊君與之並騎出行，到一處舉目一望，忽見山峽中有一班印第安人跑下。酋長就對楊君說：『這一班的首領，就是我從前發誓所要殺的。我們各部落爭鬥經年，他尋找要殺我，我也尋找要殺他，但現在我不殺他了；他若要殺我，他能，但我總不殺他。』

當那班人走近時，那首領橫眉怒目，好像馬上就要抽刀來刺這位酋長一般，但酋長即向前說：『朋友，我告訴你，我愛主耶穌和神，我不願殺你，但因基督已救了我，所以我卻要殺你。〔以愛殺其仇心，〕這一句話使首領驚奇而安靜！他們就彼此談論，親切若知己。後來那首領也就接受主耶穌洗罪的寶血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18.【傳講十字架】有一位伯爵夫人，一次在漢堡城的大戲院裡傳道說，當她講到教會時，她的聽眾就嗤聲騰沸；當她提到神時，他們就譏刺她；當她說到『基督人』時，他們也冷嘲她，但當她引用經言：『神子耶穌基督的血，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』

並當她起首以主耶穌在十字架的死告訴他們時，他們就靜靜的聽，在那夜的會中計有二百多人悔改，十字架的大能，成就了這宗奇事！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19.【無論何人】本仁約翰〔大概是他〕說：『神若親手寫著說：「倘若本仁約翰肯回頭來，我定要救他。」恐怕我就不能相信這是指著我說的，我必無疑的自忖說：「神所說的本仁約翰必不是我這個醉酒的本仁約翰阿！他若不是個生在幾百年前的本仁約翰，必是個幾百年後將要生的本仁約翰，再不然，他必定是個住在海外的本仁約翰了；無論如何，他總不是指我這個可憐不堪的罪人呢！」但神說：「無論何人」，我就知道這個不堪的本仁約翰也包在內了！」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20.【那邊】有一位女士，一天看一本書，裡面是說：若有一個人人在倫敦代一個在二千裡外的人禱告，結果，在那邊必有事情發現；每次這一邊有人禱告，那邊必有變動；因為禱告能更變萬事。

這位女士有個未信主的兄弟遠在印度，當讀到這句時，她立時就想：『那末，現在我若特別的為他禱告；那邊就也有變動麼？這本書所說的，果是實在的麼？』

她覺得蒙主引導，就起首代他的兄弟禱告，盼望他遲早要信服主耶穌。一天過一天，她繼續不斷地禱告；一次她很猶疑的對自己說：『在那邊真有變動麼？』但她心裡卻回答說：『是那邊必有變動；然我頂喜歡我能知道！』

後來當她寫信給她的兄弟時，她問說：『近來，你有什麼異常的事發生否？』她只提起這一句話，並不告訴為他代禱的事。

不久她兄弟回信說：『有，一件異常的事情發生！在兩個月前，我的思想忽然被轉移而禱念到神；但我不知其所以然。因我並沒有讀什麼書；也沒有聽什麼人講道；也沒有與什麼聚會；但我明明的知道我的思想是忽然被什麼力吸引而轉移到神！』

他是生長在基督人的家庭裡面，所以他知道福音頂清楚，但現在他才信服主耶穌。他又說：『我蒙主引導，已將我的心獻給主耶穌基督了，現在，我當我寫信與你，我已是個基督人了。』

這位女士讀完了這信，就計算這事發生的日期。那信說『在兩月前』，她就知道那就是她起首特別代她兄弟禱告的時候！『你們奉我的名，無論求什麼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兒子得榮耀。』（約十四：13.）一九二六年五月《基督人報》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21.【赦免】某主人（布腓力）用皮鞭打他的奴僕，又向他說：『現在主耶穌能幫助你麼？』那奴就回答說：『他能叫我赦免你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22.【環境】一個賣聖經的人，到鄉村裡去傳道賣書，他對眾人說：『這本聖經有能力，能改變人的行為，不再受罪、不再犯罪。』一個詰難者就上前說：『那有此事？在罪惡充滿的世界中，誰能不犯罪阿？人能不受環境的支配麼？你曾看見什麼人不曾被環境改造呢？』這賣書的人答說：『魚在海水中，並不變為鹹魚！環境何怕呢？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22.【傳道人得救】 有一位安立甘會未得救的牧師，穿了禮衣之後，就忘記了他的講臺，因為他把講稿遺失了，他對著聽眾說明他的苦衷之後，就讀《公禱書》當日的塵（詩篇第八篇）。

他讀到第四節說：『人算什麼，你竟顧念他。』就以之為題目。他的串珠聖經就串到羅馬人書第三章，他就那一章聖經。他的聲音與前大不相同。他讀到『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；……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；他們用舌頭弄詭詐；嘴唇裡有虺蛇的毒氣；……。』（10~18.）

他就說：『這是神對人的評論，並不是我的，因為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人是這樣的。』他就看他聖經的串珠，又串閱詩篇第八篇：『世人算什麼？你竟眷顧他。』後來又串到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：『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』他立時就明白、相信、得救，就在那裡傳福音！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23.【暗中結果】 美國波士頓有一個青年查經班，學者大概都是大學生，其中雜有一個鄉下少年。當先生叫他們讀約翰福音時，這鄉下少年翻到舊約裡去找。他不知道在那裡翻起。同班的學生都笑他的愚昧。

這位先生卻有主的心靈。他親自到那鄉下少年作藝徒的地方，把手放在他肩上向他說：『你要作一個基督人麼？』那少年說：『我要』。他就接受了主耶穌作他的救主。這個少年就是主所大用的慕迪。但是，這個先生始終不知道他所的工夫有多大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24.【那一條路離地獄最近的】 一個愛說笑話的人，在汽車裡面這樣問他信主的車夫。車夫說：『你開那個門跳下去，地獄就在面前了；但是，你應記著，你若不信神，你就不會在那裡；因為在地獄裡面沒有一個不信神的！』

在地獄裡面都是信神的。雅各書第二章十九節說：『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錯；鬼魔也信，卻是戰驚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25.【心經】 一個目不識丁的人，誤將新舊約聖經的『聖』字，讀作『心』。聖經變成『心』經。大概古昔詩人的意思，也必定是這樣的，因為他在詩篇第一一九篇一一一節說：『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，因這是我心中最喜愛的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26.【傳道人的心靈】 某禮拜一早晨，兩個傳道人在路上相遇。一個說：『我昨天晚上講說：「審判的日子要到了的題目。」』別的一個就說：『我盼望你流著淚說這一句話。』這個是真實的。在使徒行傳第二十章十九節說：『服事主凡事謙卑，眼中流淚，……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27.【祈禱之功】 慕迪（偉大的傳道者）曾告訴我們一件很希奇的事，那事就是在他初次在倫敦所遇見的。那時，倫敦的人很少認識他，所以他就沒有打算在彼講道；那知他到倫敦不久，他就被請

去在某會堂講道。在他自己看來那個聚會沒有什麼趣味，不過是頂冷淡的，但他卻報告說：在晚上他又要在彼講道。

那晚，當他一到會堂，他就覺其中的空氣大變，他卻不明其中的緣故。曾末，他蒙主引導，就請一切要得救者當眾站起，就有頂多頂多的人站起來！

翌日，他往都柏林去，不久，他接著一張由那會堂來的電報說：『大眾切望先生來領復興會。』他一回來，即覺得奇異的復興臨到了，許多人都悔改信主！過了不久，他就知道這事奇妙的原因：一位殘廢的婦人，常常為那教會求復興。她祈禱了很多時，一天，她見報紙上述到在美國慕迪先生聚會的光景；她雖未曾聞過他，她卻求神差他來自己的教會，復興信徒。

有一禮拜早上，她的姊妹由聚會回來，乃為她述慕迪的來倫敦和其在她會堂所傳的道理。她聽了，就用那天的全下午去祈求神使那晚上有個奇妙能力的聚會。這就代我們解釋其中的緣由了！『耶和華的眼目，眷顧義人，他的耳朵，聽他們的呼求。』(詩卅四：15)一九二六年七月《基督人報》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(卷一)》〔譯〕

28.【何處沒有基督人】有一個少年人，因為他受不了他父母對於神的熱心，他當不起這樣屬靈的空氣，以為他的本鄉基督人太多了；他厭惡與他們同在，厭惡聽他們的天話，就搭火車，擬往湖中避他們。當他上火車時，他看見對座有兩個老者在那裡打開聖經，談論屬靈的事。他不竟怒火中燒，以為這種人竟如是之多。到了一站，他就忿忿地下車去疏他的氣。他看見有個老婦在那裡談話，他過去聽。他們所說的也是主耶穌的事。

該處有個湖，許多的人多去遊湖。他就附上一隻火輪，往湖的那邊。他在火輪中又遇見許多人談論天上的事——他們都是基督人！原來這是一個基督人學校的旅行團；這叫他急得了不得。

後來，他就上艙面，與船主談話。他就忿恨地問船主說：『我應當跑到那裡才能不看見這些受詛定罪的基督人呢？』這船主原來也不是好人，就很尖利地答應他說：『除非到地獄去。』這一句話深深地刺入這少年的心中，叫他自己在不久的時候，也變為一個基督人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(卷一)》〔譯〕

30.【臨終的禱告】英國會督長亞促爾是一個最忠勤為主工作的人，終日勞碌不休。臨終時禱告說：『主阿，赦免我忽略的罪！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(卷一)》〔譯〕

31.【立有效果】英國起士威逸的靈修會，是全世界靈修會的濫觴，其中專傳成聖、奉獻、得勝的大道，至今半世紀多了。來華過的慕爾博士，一次主領該會。當開會時，對眾人說：你家中如果還有過期未還的債賬，你不要盼望在此得著神的祝福。翌日，該處郵局的匯票沒有剩下一張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(卷一)》〔譯〕

32.【門門在人這邊】有一次，一個人在倫敦街上，遇到一個傳道人，就對他說：『我在巴黎的時候，聽見先生所講的道，我現今還記得。那時，我聽了，就悔改相信神。』傳道人問他，他從前所說的

是什麼。那個人說：『你所說的是：「門門在我們這邊。」』我以為神是殘忍的神，所以，我應當作些好事叫他喜歡。

那時聽了，我有了新的覺悟知道主耶穌等候我接受他。如果主耶穌沒有在我們心內，那錯的是我們。約翰福音第五章四十節說：『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。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33.【你有聖經否】在倫敦有一個老年的寡婦曾被人問說：『你有一本聖經沒有？』她回答說：『我有一本聖經沒有？若是沒有，我不知道應該怎麼作。這聖經是我少年時的指南，是我老年時的拐杖；它打傷了我，它醫治了我；它指示我是個罪人，它領我到我的救主那裡。我生時，它給我以安慰，我死時，它要賜我以希望。』『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……都是有益的；』（提後三：16.）『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語，過於所需用的飲食。』（伯廿三：12.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34.【不要同負一軛】有一個女信徒要想配與一個不信的人，就請司布真替他們證婚；並且固請說：她巴望到了時候領她的情人信主。

這位大傳道家就用他素來的好見識對她說：『下次那少年人再見你的時候，請你站在桌子上，他站在地下；試看：是你能夠提他上來呢，還是他能夠位你下去』『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負一軛；……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，與他們分別，不要沾不潔淨的物，我就收納你們。』（林後六：14.~18.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35.【不是人的話救人】一個不信的老人，在病中受感，知道他是個沉淪的罪人。他常常請一個傳道人，對他講得救的道理；因為他怕死後要受審判。那個傳道人願再去同他講道；因為他所知道的，都已經講完了。

有一禮拜天下午，那老人的女兒等會完之後，請傳道人說：『先生！你必須再來一次；因為你若不同我去，我不能再見我父親的面。』那傳道人說：『我沒有新的話對你父親說了；但是，我可以將今天所講的講稿帶去，讀給他聽。』

那老人臨死的時候，想到他的罪，不知道死後要到那裡去。傳道人說：『我的朋友哪！我現在來將我方才所講的讀給你聽。我先讀這聖經節：「他（主耶穌）為我們的過犯受害，為我們的罪孽壓傷；因他受的刑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。」（賽五十三：5）』

那臨死的老人說：『請停止罷！我得著了！請不要再讀了！他為我的罪孽受傷，他替我受苦；因他替我受死，我要得生。感謝神，因他說不盡的恩賜。』『可見通道是從聽道來的，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。』（羅十：17.）『我說這些話，為要叫你們得救。』（約五：34.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36.【罪是重的】有一個基督人在禮拜堂講道，他說：『你們應當將你們的罪惡拋到海中去，』後來，他十歲的孩子對他說：『你說：「你們應當將你們的罪惡拋到海中去。」更好的，就是：你應當將「罪

惡」比著重如石頭。若不這樣，他們還要將罪惡比著輕如草木。那樣，草木還會浮在水面；那就不到了。」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37.【福音的能力】一個波羅門教的婦女，悔改歸主，就跑到教會裡面。她的親戚告訴她說：他們要給她行送葬的禮；但這個歸主的婦人立刻就說：『我知道：我對你們是死的；但我立志信基督，並且還活在世間，告訴國人以基督的受呢！』她的親戚朋友就離別她去。到了她要受洗禮的時候，一堆的人圍她在中間，但是沒有害羞或是恐怖，她就進前唱詩：『主耶穌阿，我今來背十字架，捨棄世界，來跟著你！』

照印度的風俗，人一信主，她的家人應當給她行送葬的禮，應當焚燒她的像，將留下的灰，葬在死人的中間，來表明她是死的。她的親夫親身焚她的像，便就娶了別人。但是，世上沒有一件東西，會從十字架下奪她去的。在她的意思：福音是神救人的能力呢！（羅一：16.加二：20.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《基督人報》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38.【個人佈道】美國有一位傳道人，有一次述他在蘇格蘭大牧師麥克尼的禮拜堂講道的時候，他就問有什麼人個人知道麥克尼的。但是他不能找出一個；因為多數的人已經死了，或是遷移別處去了。末了，他碰見一個人說，他曾聽見麥克尼講道過。

那傳道人就問他：麥克尼曾講什麼經節什麼話？他不能答應；就是麥克尼在臺上講道的形式，他的樣子呢？簡直都不能記得。他說：然而有一件事，我實在記得的。我作小子的時候，有一天我正在路旁作工夫，麥克尼來了。他說：『查梅！我要看犯病的妹妹去。我恐怕她快要死！』然後，他就以手放在我的頭上，說：『查梅！我願你將你的心歸向主耶穌基督。我必須看見你現在就得救！』

那人就對那傳道人大聲說：『麥克尼這人，和他的話，我雖則差不多完全忘記了，我卻好像還能覺得他的手按在我的頭上呢！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39.【嗎哪何以每天降】某國有一王，因為他的兒子每年只在所定的日子去見他，而支取他所應得的糧食和金錢，所以他改換父子相見的時候，每日至少一次。因此，父子天天能彼此相見、親近、交通了。我們的天父對於我們就是他的兒女，也是這樣的；所以我們應該每天到父的恩座前見他而求說：『我們日用的飲食，天天賜給我們！』（太六：11.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0.【衛斯理的信心】『當我們開始傳道的時候，就有很多的難處，我的弟兄查理常常說：「假使主肯賜給我們以翅膀，我一定要飛去！」我常常回答說：「假使主肯吩咐我飛去，我應該靠主賜給我以翅膀呢！」』『你們不要怕！』（出十四：13.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1.【完全割斷】一次，有一位傳道人名叫艾狄根，他遇見一位少年女子在一間問道的屋子裡。她的父親是不信三而一神之道的；她的母舅是基督人；她的未婚夫是富有資財，而明顯的無神派。她住在他信主的母舅家，為了要得他的歡喜，她就去赴會。

在那裡主的話第一次搖動她的疑惑根。每晚上她受感甚深，當拿撒勒主耶穌經過時，直到她不能再抵抗她知罪的心，她立時看明一切的意義，至終歸向了主。她的未婚夫的不信心既不搖動，她就與他離了婚約。但如今使她驚奇的就是她得不著平安；她已經舍了她的世界，為的去得著主；而主還沒有成為她的『至大賞賜』。

她落在如此的黑暗中，以致那傳道人幾乎失望！沒有法子，只有禱告，末了一晚的聚會，所講的多注重完全奉獻的必須。後來在盤子裡看見一個小的寶石戒指，當晚他又遇見她：她的臉與平時完全不同了。傳道人問說：『怎麼會這樣的呢？』她說：『艾狄根，你看見了那個戒指麼？那個戒指是我末了一個鏈環接連著那已過的事，是他在我們訂婚的日子給我的；我把他送我的貴重禮物一起還了他，但是我還請求他讓我留著這戒指。

在你講完全奉獻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問題到我心裡來：「你能否將那戒指獻上？」當時我心中就有猛烈的交戰。到末了我靠著奇妙的力量，將那戒指從我手指上脫下來，放在盤子裡。我作完了這事，立刻波浪過去，十分平靜了。我已將一切全獻上，而神已收納我，他的平安，充滿了我的心！」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2.【真智慧】有一人嘲笑主的一個僕人說：『你傳道二十年，不過領了一個人悔改。』傳道人說：『我領了一個悔改麼？』『是的，有一個這樣的人，在你那裡悔改的。』神的僕人說：『這樣我願意再過二十年，再得著一個。』永世將見證他說的話是真有智慧！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3.【開荒者】五十六年前，柯克到了阿利上納的派末印度人中間，當時他身邊只有兩塊錢（並沒有什麼宗派在他後面輔助他），白日他教書，晚間就傳福音。過了十二年，得了一個人信主，過了十九年，第一個禮拜堂成立。在一九二二年有了五個禮拜堂，有一千三百八十二個信徒——其中已有六位早五年前出外作工。在派末印度族中基督人佔有百分之二十二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4.【譏笑者】有譏笑的人起來，主的再臨也必仍舊來到。一次公共馬車上有一人以譏笑聖經的話去搖動眾坐客。他說：『聖經中的預言，都是在事實成就了以後寫的。』車中坐著一位傳道人，他以前沒有作過聲，不過現在那人說了那樣的話，他就說：『先生，讓我指明一句的例外，「在末後的日子，必有好譏諷的人出來。」我一定要留這個給眾坐客自己去定奪，這句預言，是在事實前出來的呢？還是在事過後呢？』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5.【神性的基督】個人與主親密，是敬拜主最好的理由之一。有一位在新開墾地傳道人，被人考問說：『你怎能證實耶穌基督的神性呢？』他答說：『什麼？』他們又問他說：『你怎能證實耶穌基督的神性呢？』他等一回，後來忽然大聲說：『他救了我！』

這是一個完全壓服他們的回答，得勝的回答！『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。』（約五：

21.) 如果他復活了我，他（主耶穌）就是神永遠之子。這是我們永遠敬拜羔羊的最上獨一緣由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6.【勸世文及其蹤跡】一個安靜的主日晚上，很晚的時候，有一人在露天的地方，對許多常到那裡乘涼的人傳講主耶穌的事。他是一個平常誠懇的信徒，雖少得恩賜，卻多蒙神恩的。當他講到十字架的事，總有許多人受感流淚，也有人俯首自卑。他們末了唱一首讚美詩，他就在人叢中，散佈那最合宜的勸世文。

一年過去，這人有時想到這樣的聚會，有結果沒有？到了秋天的某晚，他在對岸，就是離他上次佈道不遠的地方，遇見一個粗俗的人對他說：『先生，晚安！我想你不記得我啦！』他仔細看了一眼，很誠懇的回答說：『是的！我不能說我認識你。』『阿，我卻認識你。』『請告訴我，在那裡，是怎麼認識我的？』『我記得去年夏天，某主日晚上，在岸那邊的佈道麼？我就是那聽眾之一，——我感謝神，我是內中的一個！講到將來的審判，你常對我看，我想你必已知有一個罪人緊靠著你站著。在你未講完之前，我已十分受感。後來你又給我一勸世文，我帶回去讀了一遍。這張勸世文也講到要來的審判。我的良心很自責。我再看那文，又告訴我主耶穌是神的羔羊，是除去罪孽的。阿！這是我所急需的阿！我禹神呼求。接著幾個禮拜我不能成眠，也是十分憂愁。末後我看明，我與神相交，惟有藉著耶穌基督；因為在神人中間，只有一位中保。但我安息在他裡面，並信靠他，我就知道，死亡再無害我的希望，審判也非我所怕的了。我只信靠主耶穌，且藉著他，雖我的罪像朱紅，也變成白如雪了。』

『朋友；現在你怎樣？曾再犯罪麼？』『阿，先生，我願我說沒有，但不能，因我真犯罪。』『你犯了罪又怎麼辦呢？』『我惟到神前認我的罪。』『你死後盼望到天堂去麼？』『是的。倚靠主，不是靠我自己；因為我是完全不配的，但主是完全義的。』『怎樣就是天堂呢？』『在那裡，我要見他（主）的面，總不再犯罪；在那裡，從恩典的河裡，暢飲無窮的喜樂。』

這是他沉靜的答覆。問的人停止了。所有的答語，已足證神的奇妙工作。他是得救，是已經棄暗投明了。在人方面說，這就是工作的效果。撒種的人哪能！努力往前撒種『在各水邊；』；在為神不但能，也要『加給我們果子。』（林前十五：58.）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7.【彈琴的童子】我正孤單憂悶的時候，覺得四圍事物都淒暗無聊，所以我的心是被告壓下，忘了『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，他必撫養你』的教訓！在那沉靜寂寞憂悶的晚上，忽然有一童子，彈琴發出那和諧悅耳的音調來。

我聽見了，就出去給他一些錢，看他的臉，是很靈巧的樣子；他那大而黑的一雙眼睛，向我看時，好像告訴我，他有極大的憂愁和需要。我自言自語地說，他是餓了，我就拿麵包和肉，放在盤子裡，並取了在桌上的一本小書，都給了他。我雖未曾說什麼，他卻很注意我的。

我坐窗後看他吃的時候，我心裡再三地祈求神，用這本小書，使他得救！他快快的吃完了，就拿著小書，讀了書名：《如何成一基督人？》就小心地把它放在口袋裡了。

好幾年後，因著戰爭和戰事所發生的許多憂傷悲慘的事，我就把這年輕彈琴的童子忘了。又過

了不多時，我到醫院去，看許多就醫的傷兵，醫生正依次的看病人。那醫生安靜而且憂愁的站在一個受傷者的旁邊，握著他的手腕把脈；那脈息正是漸漸地微弱了。

我站住了一看那病人，他是很年輕的，閉著眼睛，臉上現出死色。當時，牧師也來了，俯視將死的病人，急切地要知道他還有氣息否？立刻那少年睜眼問說：『是不是，我要死了麼？』牧師現出憂愁的樣子，卻不回答他。

病人說：『不要怕而不使我知道，我是預備好了。』牧師說：『年輕的朋友，我不能說定。但你可已認識罪人的救主麼？你愛主耶穌麼？』『是的，我正因是認識他，所以我不是迷失的，這個我必在去世之前告訴你。』『你有母親麼？我能幫助你作什麼呢？』『先生，我有母親，卻不在世上了，她已在天堂，我快要和她在一起了！但我有一妹，可憐的孩子，她要成了孤單的人！我已把她交托主，主必不丟棄她。我願意把這些東西給她。』

說著，就用力從枕下拉出一口袋來，內有幾枚金幣，一本聖經、一張相片，並有一被血污而破損的小書。他說：『這本小書，也使我母親得救。幾年前，我過是一窮苦的彈琴者，我盡力養活我的病母親與弱妹，我們是很愁苦的！有一慈善的女士，給我這本小書，我讀給我母親聽時，她是十分之喜樂！從來沒有人對我們講到寶貝的救主，為我們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從此，我們每天為那位女士禱告，很盼望能再見她。』

我走近一些，為要使我與得聽見那將死的人每一個字，因我曉得他就是使我憂傷的心靈，變為快樂的彈琴者。我現在不能自禁，就放聲大哭！這樣，把那垂死的人驚醒了。他，我，對看著，他仍是認識我的——他雖希奇，卻不能動彈了！慢慢地說：『主阿，我感謝你，我知道你聽了我的禱告！』

弟兄、姊妹、基督人阿！傳揚救人的信息，或早或遲，你必見所結的果子並那說不出來的喜樂，是屬你的阿！買書送人的工作是最有結果的。一九二七年正二月《基督人報》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8.【從死裡復活的拉撒路】有一個傳道人讀約翰福音第十二章，他看見有許多人到伯大尼，不是為了要看主耶穌，乃是要看主從死裡所復活的拉撒路；但是拉撒路靠主耶穌很近，所以他們也就看見了主耶穌。因此，這傳道人和另外幾個人一同祈禱說：『主阿，你給我們一個拉撒路，就是一個死在罪裡的人，眾人都知道他是兇惡的，對於他沒有盼望的。求主拯救這城中惡的人。』

神聽了他們的禱告。有一禮拜六的晚上，有一個人——從來沒有到過禮拜堂的人——來了。他是出名的兇惡，人都怕他；他作了許多兇暴的事。他第一天晚上聽道，尚未得救。但過了幾個禮拜，他得救了。他回到他作工的地方——掘石處——把一切的事向每一個述說。平常最怕他的人，現在也敢用最利害的話來譏諷他。

有一天起了狂風，有一大石落下來，輾傷了他的手指。他的同伴就說：『可憐阿，我們來把它包起來。』他流淚的說：『不！我還有一個比這更大的傷，必需先治好它。』說了這話，他就跪下，緊握他的手（血正在流著），他求神赦免他的罪。當時他的心平安了，就站起來說：『好了，神已經赦免了我，現在來包指頭罷！』

此後許多人因為要看這出死入生的人，要聽他的見證，都麼禮拜堂來。甚至在他見證的前一個半鐘點，禮拜堂已滿了人；許多人站得老遠，還擠不進去！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49.【**路程完畢**】（柯克在於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在主耶穌裡睡了。這篇是他睡的前幾個月所寫的。）

昨晚，約九時，我的侄兒通知我（他是一大醫院裡的醫生。我昨天曾到過那醫院，末次驗我病的真確。）說我病的難處，就是割症，也很難行，這病實在太深了；再過幾個月，或一年，終局就要臨到我。這幾句話是他用我所喜愛的方法說的，他說的又正直，又表同情；凡我所問的，他都靈巧的答覆我。

或有人以為我當時的感覺是最奇特了。按人看來我就要與死面對面。自然，我曾多次想到我的終局，也曾試想，我到那時，不知如何了。現在我知道——次序單在我面前。我好多年希望我的年數能達到七十；按我的理想，這數目我能據為己有的。但在我說七十的時候，神若說，六十五，我是誰，能反對神呢？

那一夜，我平安的渡過，也沒有憂慮煩燥。有時睡著、有時清醒；醒的時候，就有許多嚴肅的省察。其中有一件我滿意的，就是在我離世以後，我的事務工不加什麼擔子給我所愛的人。還有使我歡喜的，就是我沒有爭論的事，要我的同伴去安排。我沒有不和睦的事要他們去修補。不必說什麼謝罪的話；也不必求誰的赦免；我盡我所能的追想，也想不出我損害過誰，也不曾有什麼害我。雖然如此，我盼望在我的朋友面前，請他們赦免我向他們所發的軟弱，就是自從受他們認識以後，這多年中所有的弱點。

想到離別我所愛的人，未免有些難過，但是我確知這分離，無論如何長久，仍是短極的；在這短極的分離以後，就有與他們永遠相交的喜樂；因此所有的難受，退消了。我又想到，在我所愛的事工上，不能再作些，就有些憂愁，但這完全是神的事，我的憂愁也被驅除了。

我何等願意我所最愛的幾個人，能因我的回家，被領進永生，這是我所渴望的、是我懇切祈禱的。我書及單張的安排，並我喪禮的簡單辦法，都可用來作為提醒人。但是超過一切的，就是那將要確實臨到我的奇妙；再過幾個月，或幾禮拜的等候，就要脫離我的痛苦，而到榮耀的基督面前！這些是我在床上所有的思想中的幾個思想。我反復的思想這些——我就要到那新而奇妙的生命去！我在平靜的白天，寫我的新奇感想，有時我幾乎以為我是在記述別人的事呢。

我的信仰在我幾十年所傳的一切中是穩固的。『神榮耀的福音』仍是超過人智的題目；我真滿了感謝，因我有這傳揚救恩的權利。這救恩是因基督贖罪寶血而有的；我傳揚了四十二年了。我對於主耶穌的再來，所有的盼望，沒有減少；雖然我或者不能在那些活著被接的人中有分，但無論如何，我將聽見呼叫的聲音；天使長的聲音；神的號。我必有一永不朽壞的身體，跟著榮耀的救贖主永永遠遠。

在等候的時日中，我要求主，使我沒有什麼肉體的痛苦；這樣，我臨終的時候有得勝與平安，可以向眾人作可信的見證，證明我所承認的真理是真實的——這是我向來所求的。

我現在看清楚，除非神行神跡——我信他有時行的——我的離世就快了；因我的身體漸漸的更軟弱了；我的胃好像無力消化，無力支持；按我身體光景看來，我沒有幾天就要回家了（因為胃

不能容飲食，必至饑餓而死。）

我常有幾件回省的事。第一，我面向永遠時，對於我所寫的，或者我所教訓的，沒有一行字，也沒有一句話，我希望改的。還有一件使我歡喜的事，就是，我就要去看見並經歷的事。去遇見主耶穌，將有如何的光景呢？主耶穌是怎樣的呢？他要與我說什麼呢？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去遇見我在地上所認識的聖徒呢？我的母親——她的樣子不知如何？天堂所有的音樂、景象，是何等的活動！何等的美景！當神的計畫顯明，或進行時，我在榮耀的身體內，與基督一同再到地上，在主派我的地方執政治理，以經過千太平年！

我在這些喜樂的思想中自樂的時候，我覺得我是因多年熱切愛主的話而得賞賜。在主的話裡，這些事（就是以上所說的一切）在信徒的靈中，相信的心裡，是何等的真確！現在這些事與神一切的應許顯明支持的能力！神的話不是『想得巧妙的虛言』。各種態度皆指明我的終局：飲食減少；軟弱加多；疼痛未去。如果神願意，有意，或無意，在此有好機會行神跡。我願意他這樣，但是我還未得絲毫確證。如果神要我早日離世，我也歡喜。

『我惟選擇神旨意，不多於此，不少於此，除此以外，別無選擇。』我試試效法一位臨死的基督人的信心；當他的朋友希奇，為什麼神許他的兒女，受這樣痛苦，他回答說：『我很知足，好像我知道了一百個緣故；神的旨意是所有緣故的總結。』

我不久就要看見那位奇妙的，就是啟示錄的約翰僕倒在他腳前，像死了一樣。他怎樣使約翰壯膽，也必照樣恩待我。他是最親密的朋友，我是他的同伴，直到永遠。這一切都是因他豐盛的恩典。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

50.【一篇尚未講出的講稿】某大學校的一位教授——很有名——大為人所羨慕的——坐在他的書房裡。在他的書桌上，有許許多多的書，惟有一本獨一的書——聖經——沒有。他正在預備最近主日的講臺，因他被請在大學校的禮拜堂裡講。他知道在那裡必有許多人在那裡聽他。大學校的校長、教授、以及學生數百名都必到堂的。本城的名專門家及商人都要來聽他。

這宏大的禮拜堂——著名於上好的音樂——上午的禮拜，社會上人常到的。既然如此，這位教授必得盡他所能的了。因他知道他自己的名聲很高。他同事中有幾個人從前也講過了，被人批評得利害呢。我必定不要有他們所有的錯誤。他一定要說些新奇的話。他是明明的求人的稱讚，不求從神而來的稱讚。

他把手蒙著頭坐在那裡，有時低聲的自言自語。到後來，他發聲說：『有了！』就拿過一張紙來，寫了幾個字在上面——『新思潮』。他說：『這就作我的題目——新思潮。』兩個禮拜日之前，有一傳道人在那裡講，人稱他為傾向著基本要道的。他所講的，有些話被人譏諷；年輕的男女都稱他為『老石板』。現在這教授既然要講新思潮，他就找著機會去答覆那個傳道人所講的。他知道這是他聽從所喜愛的。

如今他起始要想略略想出他所要講的。但是他必須一句經言——按著他們的規矩，至少總有一節聖經節作為禮拜日上午禮拜的根基。這一節什麼呢？至終他選擇了使徒行傳第十七章十九節：『他們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說，你所講的這新道，我們也可以知道麼？』他對自己說：『僥倖，選得了

這一句，我可以有一機會表顯我對於一些希臘歷史和文字所有的知識。』

他就速速的寫了。等他記了些論亞略巴古和希臘哲學等，他就寫他講臺上的第一段——『舊觀念。』他寫著說：『宗教上的事情，有舊觀念的，這舊觀念在近世科學研究的眼光中，不能支持了。我們祖宗所信的，都是太舊，不是新了。如果從前的大神學家再回到我們這時代，他們也要丟棄他們的信仰，而附和我們的新思潮。』

但是這舊觀念是什麼呢？在此他有了機會去答覆那從前傳道人的話。他要想在這本確確實實無錯誤的書中找出可譏諷的信仰。他說：『這世上沒有無錯誤的事；『不錯』兩字就是『完全』的意思，這是不可能的事；世上不能有不錯誤的書，也不能有不錯誤的真理，或者不錯誤的人。基督也不是沒有錯誤的，他也作錯的。』

又說：『耶穌為童貞女所生，這是科學解釋不通的信仰。又沒史記上的證據，不過是無稽之談罷了。至於人從死裡復稍大，這件事是大文學家所反對的信仰；科學也不知道。明理的人都不疑惑主耶穌的復活，不是人復活，乃是他的行為、他的人格、他的指導、和他的模範。舊意想說到人死後有天堂與一個『受刑罰的地方』（他把這句來代替『地獄』），這信仰也是沒有理的。我們並不知道將來。死後或者有來生，但是總不至於象聖經所說的來生。我們不確知這個。』

以上一些話是他寫的講臺第一段；現在他要寫他的第二段，就是『新觀念』。他說：『我們也像古時的雅典人仍舊尋求新的，我們現在正在尋求呢。』現在他寫到新進化的神學，他就寫得更快了。

正在他寫的時候，忽然有兩隻小手抱著他的頸項——這是他的十一歲的獨生女孩；她進入這書房，她的父親並沒留意。她說：『爸爸，飯已經備好了，母親已叫過你三次了；我們想你是睡著了呢。』他指著他的寫稿說：『不，我並沒有睡，我忙得不得呢；你知道麼，你的爸爸在下禮拜天早晨要在大禮拜堂講道阿！』

在他吃飯的時候，他完全講論他的講稿；又講他怎樣得了這個題目；又說他還要用整個下午和晚上寫成他的講稿。當時，他的女兒說：『但是，爸爸，你已經應許我，今天下午，要領我去走到那個小山頂的——這事現在怎樣呢？請爸爸帶我去！』他搖搖頭說：『我怕你還得等我到下一個禮拜，就是等我講過了我的講臺。這是可惜；但是，今天已經是禮拜三了，除了我教授以外，凡我所有的工夫，我都要用來預備我的講臺。』他的女孩真是失望，幾乎要哭了；當時她的母親就安撫她，對她說，爸爸在下禮拜——定領她上山頂，還要到山頂上的墳地裡去，還有那麼個老農夫的房子。

那個下午，這教授忙著寫。直到半夜，他還把他的字句寫而再寫許多次。後來他說：『現在我能把這個排成了，明天、後天及禮拜六，我能用工夫去讀它了，讀而再讀。』說了這話，他就到那靠近他書房的一間——就是他的臥房裡去睡了。

明天早晨他的妻子，比平時早些，來告訴他，說到他的女孩，昨天一夜沒有睡好，而且發熱；又說這恐怕又是膽汁病。她給她用了平時所用的藥。他就跑去看他的小孩，小孩就說：『爸爸，如果你昨天帶我到那山頂去，到那墳地與農夫家，我今天早晨就不至於生病。』他親親她說：『下禮拜一我帶你去。』

他又回到他的書房，忙著他的新思潮——講臺。他到大學校去上課是在下午兩點鐘，所以他現在把他所有的工夫都用在講臺上。將近中午，他的妻又敲門進來說：『我實在不願意煩你，但是堪

羅（女孩的名）好像得利害。她的熱度是一百零三；她一直說到跑上山頂的事；她不省人事了。」他就打電話通知醫生，請他立刻就來。

飯後，醫生來了，說她病得利害，熱度很高，喉嚨發漲。醫生傍晚再來。小孩在那時更不好了。就看定這小孩是患喉痧。晚上就給她進喉痧苗。這小孩的體質不好；熱夜全夜未退，而她的父母在她床邊焦急非凡的看著她。父親（教授）——時常跑到他的書房裡跪在他的桌子前——在上面有他的講臺講稿。他暗暗的流淚說：『神阿，如果你聽禱告的，求你救我的小孩——我的獨生小孩——堪羅。』

明天早晨，醫生一早來看她；一看，他就失望了，因為孩子更不好了；於是又請了另外幾個醫生來商議。小孩氣很急又時說糊話：『爸爸，上山。』醫生臉上都顯嚴肅狀；他們定規在那裡留住幾點鐘。

這教授又回到書房裡；他要禱告。過了一小時，有一位年老的醫生——他是基督人——叩他書房門。這教授連忙起來說：『醫生，她怎樣？她受你的醫治麼？她會好麼？』那位老人不作聲的看著他，後來底下了頭。到末了，他說：『教授，你來看她好看的笑臉；她是更好——基督人想這是更好。』話未完，就到了病人的房，小孩躺在那裡，眼睛閉著，白臉上帶著笑容。她死了。

這憂愁的消息傳得很快。教授的學生中，有幾位是熱誠信主的，他們到晚上，都聚在教員書房窗戶下，用柔和的聲音唱著：與我同在 夕陽西沉迅速 黑暗漸深

與我同住 我主 安慰消逝 其他幫助俱無 無助之助 求你與我同住 人生短日 轉瞬就已入暮 我樂漸殘 我的榮耀漸枯 四境所見盡是變遷朽壞 永不變者 求來與我同住

他們不知道這教授是坐在書房裡的桌子旁。他的講稿丟在一邊；他一切的參考書都放在書架上。在他的手中握著一本聖經。他無意的翻到一處讀著（這時他的眼睛滿了淚）：『你們心裡不要憂愁；你們信神，也當信我。在我父的家裡，有許多住處；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人了；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；我在那裡，叫你們也在那裡。』（約十四：1~3.）

在這時他聽外面唱詩說（這時他輕輕的在那裡哀哭。）：我正閉目 願你在我身邊 照明幽地 指我向著諸天 晨光破曉 夜影消散盡無 或生或死 求主與我同住

他又翻他的聖經再讀到：『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；信我的人，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；凡活著信我的人，必永遠不死。你信這話麼？』（約十一：25~26.）他發抖的聲音喊著說：『主阿，我信。』他的眼睛，立刻就開了。他看出新思潮的空虛；在他心裡的深處他覺得那是沒有盼望、沒有安慰給他的。他從前所信的，都是於他無生命、無能力、無盼望；在他憂愁的時候，不能給他所須的。他跪下禱告——阿，這是何等的禱告！他承認他的錯，而將他自己投入赦免他的主的懷抱中。

禮拜一早晨他們上山去。小孩所臥的棺材被白花蓋著；這棺材是教授中的四位抬的。傳道人讀聖經說：『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；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，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；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，有呼叫的聲音，和天使長的聲音，又有神的號吹響；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。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，也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，在空中與主相遇；這樣，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。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。』（帖前四：15~18.）

棺材放下在地裡以後，這父親就走出來——低著頭——站在大眾面前說：『朋友，我所愛的小孩已經去了。她是與替她死的主同在了，而我在這開著的墳墓前承認這位主是我的救主。主開天堂的榮耀到地上來為我們的罪死；他埋葬了；第三天復活了；他還要再來接我們到他榮耀的自己面前。到那時我的小孩還要再抱在我的懷中。這個信仰，就是我在你們面前——學生與同事前——時常不承認的，是給我平安與盼望的惟一信仰。』一九二七年四月《基督人報》——倪柝聲《造就故事（卷一）》〔譯〕